



### 淮师的小路

□张同刚

茹志鹃的短篇小说《草原上的小路》，首刊于《收获》1979年第3期。她的另一篇短篇小说《剪辑错了的故事》首发于《人民文学》1979年第2期，获得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比较而言，我更喜欢《草原上的小路》。这是魏家骏老师在淮师文科楼2楼大教室给我们中文系两个班上现代文学时讲课的内容，几十年过去了，我还记得很清楚，不迷信获奖，有自己的判断。茹志鹃自己可能也喜欢《草原上的小路》，理由是百花文艺出版社1982年8月出版的当代短篇小说集《草原上的小路》总命名，收入包括《剪辑错了的故事》和《草原上的小路》等短篇小说11篇，由著名作家茅盾作序。

淮师的小路是指淮阴师范学院交通路校区的小路，位于江苏省淮安市交通路71号。我在这里读书的时候叫淮阴师范专科学校。我进校比较晚，错过了与全国劳动模范杨廷栋、著名企业家周素明等为前后届同学的机会，也没有听过祝世宁院士的课，但是我走过他们走过的小路，见过他们曾经住过的遗留在路边的地震棚。他们就好像前方的路一样指引我不断

前行。淮阴师范专科学校是一所花园式学校，大门口一棵高大的法国梧桐很有气势，象征着这所学校蒸蒸日上。文科楼、理科楼路南边是雪松，路北边是法国梧桐，学生宿舍的路西边为女贞树，美术学院楼前路两边是肥硕的樱花树，春天樱花盛开时成为校园观景圣地。

在淮师三年学习，听了一些高水平的课，也听了一些低水平的课。高，高出乎我意料；低，也低得出乎我意料。高的和低的，我都有很详细的笔记，可以毫不谦虚地说，我记笔记的态度是认真的。多年后，我偶尔会翻看这些笔记，回忆当时的情景，想到“师专三老”——于北山、周本淳、萧兵给我们上课，真好。他们现在都已驾鹤西去，真想念他们。

我1986年7月毕业留校，在这里已经工作了37年，经历过学校升格、两淮师范加盟、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成为硕士学位授权单位等重要历史时刻，目睹了学校的建设和发展，特别是校园小路的变化。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树木和树人，都是高校基

础性、长远性的事业。校园建设，既是树木，又是育人。通过校园绿化，让学校绿树成荫，校在林中，为师生营造优美宜人的学习生活环境。经过四十多年的校园绿化与建设，校园环境发生了新的变化，极大地改善了育人环境，推动了生态文明建设，使学校成为人才健康成长的绿色摇篮。

淮师的小路见证过周本淳与夫人钱煦老师伉俪情深，每天傍晚必偕同散步的身影。我在校园的小路上为周本淳、钱煦两位老师提过学校发的大米和食用油，正好顺路看到，还有幸进入他们家目睹了他们的书房，收获很大。在校园的小路，我采访过徐则臣考入北京大学读硕士的收获和体会。

在淮师学习生活工作的日子，淮师的小路成了我的精神栖息地，也是我不断前行的原动力。很多很多年以后，当我进入暮年，夏日的某个傍晚，我在淮师的小路上回味着自己一生中写过的文字，一定会感受到校园路边青草大树的气息。

我一边缓步走出校园，一边回头看看淮师的小路，发现它草木繁茂，郁郁葱葱，一片欣欣向荣。



早起 披一身晨曦  
晚归 踏一路星光  
护学岗上  
教你最忙  
战严冬  
斗骄阳  
风雨无惧  
冰雪休想将你阻挡  
四季如一  
威武的身躯  
挺拔成校门  
道上一帧伟岸的风景  
被一双双眼睛久久地仰望  
为一颗颗心房铭记 收藏

像农民耕种土地一样  
执着 热情  
像画家构图一样  
仔细 认真  
警帽下的那双眼睛  
总是全神贯注  
炯炯有神  
365天里那张英俊的脸庞  
总是笑意浓浓  
一遍一遍重复着  
交通安全的提醒  
让人如沐春风  
不休息的哨声 律动响起  
像飘荡在人们耳畔  
一缕缕洪亮的音符

一生只为两个手势  
忙忙碌碌 不知疲倦  
停！  
行！  
行！  
停！  
然而  
重复不能代表枯燥无味  
重复也不意味可以简单 懈怠  
在一天天的重复中  
你越发感到岗位的重要  
于一年又一年的重复里  
你越发感到肩头责任的重大  
你深知  
自己护送着的是家庭的希望  
祖国的未来

□董蕾

刚劲有力的一招一式中  
光阴悄然流逝  
在上下学孩子们童真的问好声中  
你的青春年华也渐渐老去  
从警察哥哥到警察叔叔  
从警察叔叔到警察爷爷

是的  
从警路上  
你的脚下从未出现过扣人心弦的篇章  
也一直没有泛起涟漪和波浪  
平平淡淡  
平平凡凡  
是你人生的真实图章  
然而 你并不认为  
平淡代表寡味  
平凡等同平庸  
回望自己的警察人生的履历  
你就像在翻阅一本厚重的大书  
封面  
两个遒劲的大字：  
誓言  
封底  
两个飘逸的文字：  
无悔  
打开内页  
篇篇都 朴素厚实  
章章都不浮夸 空洞  
里面  
句句印着你事业的执念  
字字闪烁着你对党和人民的忠诚！

(董蕾，一级警长，全国公安文联委员、江苏省作协会员、淮阴作协副主席。)



新城夜色 □沈勇



### 怀念一场露天电影

□李孝军

我对露天电影是怀有深深的感情的！露天电影就是在室外放的电影。农村一般在晒谷场、学校操场放映。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流行，在那个娱乐极度匮乏的年代，刚一出现，便深受广大群众的喜爱！只要白色的银幕挂起来，人们就会从四面八方蜂拥而至，观影聊天，乐此不疲！在观看电影的过程中，发生了很多有趣的故事，一度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津津有味的谈资，流传甚广！

有一场露天电影，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四十多年来，每每忆起，还觉得就在昨天！那是一个盛夏的晚上，六岁的我迫不及待地溜出了家门。燥热的风火辣辣地撩拨着汗珠，我顾不得擦拭汗珠，屁颠屁颠地跟着人群向村里最大的晒谷场跑去。

两棵高大的意杨树托着一块硕大的正方形白幕，像两个卫兵守护着一个骄傲的公主。黑压压的人群挤满了这块晒谷场，晒谷场后面的树上、房顶上都坐满了人。星星暗淡了，知了噤声了，牛羊安静了，孩子

们沸腾了！全世界都知道，村里在放露天电影。

电影已经开始了，我还在人群中进退两难，因为一直找不到合适的位置。我想坐到前场小孩子一起，可是大孩子在我面前结成了一堵铜墙，任我怎么努力也钻不过去。而站在他们身后却又什么也看不见，我只好不安分地挤来挤去，却不慎被推到了最后面的大人堆里。大人们乱糟糟地站立着，数不清的腿矗立着，像黑色的森林。他们肆无忌惮地开着粗俗的玩笑，根本没人在意一个小孩子的窘迫！汗水和粗烟的混合味道熏得我直想吐，那一刹那，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掉下来。

忽然，一双有力的大手把我高高地托起来，稳稳地顶在他的头上。哦，是老爸！我从深深的海底竟然跃上了万丈云头，眼前一下子亮了起来。那放映机上滚动的胶片，那镜头射出的光柱，那白幕上生动的画面，以及谷场上黑压压的人头，所有的一切尽收眼底，让我体味了一次高高在上的滋味。父亲尽量地挺直他的腰板，两只有力的大手紧紧地抓住我的两腿。他

让我把双手放在他的头上，抓紧他那一头浓密的发。我知道，他是在尽最大努力让我坐得更稳一些、长得更高一些、看得更远一些。以至于后面的人对他怨声载道！他就是一座山，而我就是骑在山上那个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的幸运孩子！他对我说了很多安慰的话，鼓励我要做一个小小男子汉，不要在挫折面前流眼泪。我记得最深的一句话就是：眼泪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以后的日子我经常想起这一幕，惊叹人生的第一个反转来得那么突然！那么出乎意料！那么荡气回肠！从那以后，我敢于直面人生的一切荆棘和苦难！每当遇到挫折，甚至陷入绝境，总是能想起童年时的第一次反转，总是能想起父亲对我说过的话：眼泪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总是能鼓起勇气奋勇前行！总是能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而这一切，都拜老爸所赐！

那天晚上，父亲一直顶着我，我愉快地看着电影，电影带着我走进一个美妙的梦境！直到现在，我还不愿醒来！



### 一片诗心绘秋实

□许琳

“文体”一词的概念，是指文章的语言体式、表达方式和表现形式，具有“语言”和“修辞”两重属性。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文体互渗是现代小说中的一个普遍现象：诗词、戏曲、话剧等传统或外来的文体与现代小说相融合，形成了一种有机的文体互动。这些有意或无意的渗透，让文体从单一的独奏走向多声合鸣的合唱，拓宽了文学的表达领域与审美空间。然而长期以来，现代小说的研究焦点大多注目于小说“内容”，而“形式”研究却常常处于一个“失语”的状态，成为现代文学研究中的“薄弱”点。文体本身应有的光芒不应该被遮蔽，它是我们观察中国小说逐渐趋于“现代性”的一扇窗户。基于这个问题，淮阴师范学院教授王爱军辛勤耕耘近十载春秋，完成并出版了《诗性的浮沉：中国现代小说文体互渗现象》。

该书深入浅出，以严谨的逻辑梳理了五四运动以来现代小说文体互渗的范型样式，并指出其现象背后蕴含的生命形态与文化意蕴，具有文学审美与重构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的价值。王爱军老师从现代小说发展的历史语境出发，将考察的时间轴放在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间，分类整理了各个阶段的不同文体渗

透在小说中的体现，认为其形式呈现为从“诗化”趋向“叙事化”“写实化”的特征；即从文体自身的抒情性特质走向了时代的现实意识。由此，进一步讨论了在这样的演变过程中隐藏着“情”和“理”的悖论情形，尽管形式的“诗性”不能承受内容之沉重而逐渐让步于现实和理性的元素，但它作为创作者的精神意趣，却始终构成了文本背后潜流的存在。该书还阐明了文体形式和作家的人格素质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揭示了作家具有“内倾型”与“外倾型”这两种人格形态，并分别细化为三种不同的生命情态。当然，文体形式背后还具有精神文化及审美风貌的深层意蕴，书中也详尽强调了形式和传统文化精神的内在关联性，在文学文体学、文化文体学方面有着深刻的价值内涵。更为重要的一点是，该书还为我们提供了一种重述中国现代小说史的理论依据，它超越以往纯粹的人物述史或主体述史模式，以诗性体小说、书信体小说、散文体小说等发展变迁为轴心进行述史，从而窥见中国小说趋于“现代性”的面貌。

笔者认为，该书作为一本研究文学“形式”的著作，它聚焦现代小说文本，回归文学作品的“现场”，史

料翔实、旁征博引，将宏观的研究视野与微观的文本细读相结合，让小说的“形式”研究不再成为纯理论的空中楼阁的抽象论述，而成为一种紧贴时代脉搏、拥有真正鲜活生命气息的一种探求。全书的行文脉络清晰、章节分明、重点突出，将“文体互渗”的概念内涵、文化意蕴与研究意义等阐述的鞭辟入里，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也为该领域研究的一部分空白增添了一抹靓丽的新色。此外，珠圆玉润的语言亦是该书的一大特点，让研究不流于枯燥晦涩而拥有了人文性的温度。

始于初心，臻于匠心。从问题的发现到一部新著的完成，不仅需要敏锐的眼光与一腔热忱之心，更是需要一而再的毅力来耕耘，在精心打磨中让观点的雏形走向羽翼丰满。从曾经的博士论文构想为始，到如今二十余万字的著作完成，这近十年间的推敲，当真是“不是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诗性，是现代小说文体中浮沉回应的音符，亦是王爱军教授在学术研究中的精神气与主旋律。

一片诗心绘秋实，认真研读这本书，必会受益匪浅。